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説郛卷十三上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英

説郛卷十三上　　元　陶宗儀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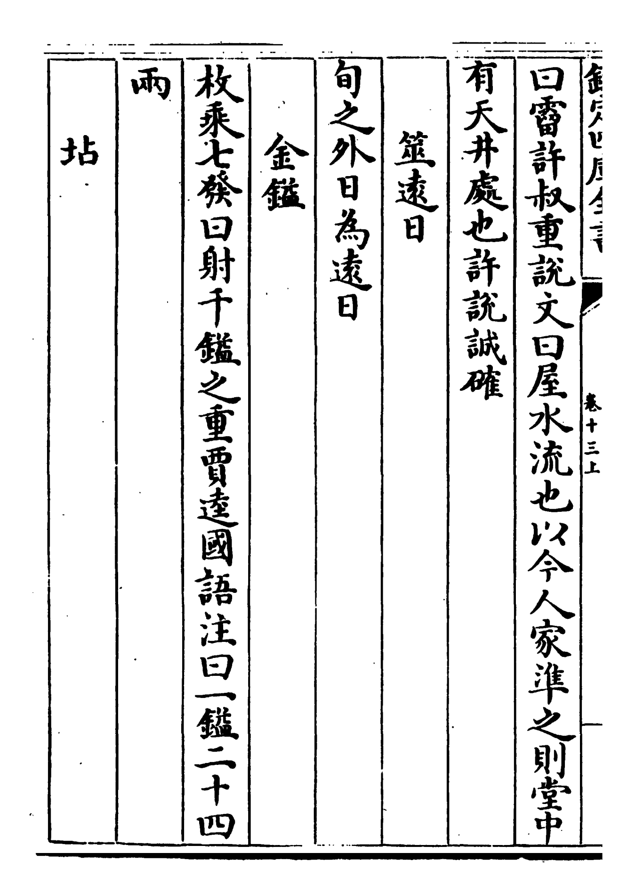
演繁露　程大昌

邸閣

為邸為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俗名為倉也

霤

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



曰霤許叔重説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説誠確

筵遠日

旬之外日為遠日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坫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巳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為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為屏者沈以為誤為其上文已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别有據否亦恐許誤

右每一官别鑄印

孔琳之當太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

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

躧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它頰反躧游媚富貴注躧跟為跕掛指為躡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為屧其三面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駱騾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真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臘鼓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

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說禰衡作漁陽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撾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三十疋為纏頭之費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為詞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録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

進士試徹夜

五代會要二十一曰清泰二年禮部奏奉長興二年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為限白樂天集曰試許

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也

謎

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為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

則其字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

按字

醫有按摩法按者以手捏捺病處也摩者挼搓之也字當從手則其書當為按矣玉篇手部無按字廣韻有按字却從才別出案字從木注曰几屬也

箙鞬

董卓傳六十二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箙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

鞬

剌

漢外戚傳成帝荅許皇后詔曰皇帝有所疑便不便具條剌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剌謂書之於剌板也剌音千賜反

餛飩

世言餛飩是國外渾氏屯氏為之案方言餅謂之餛徒昆反或謂之餦音張或謂之餛音渾則其來久矣非出國外也

棊道

今棊方十九道合枰為棊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棊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黒棊子各一百五十枚

鎗

御覽鐺門笑林云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曰異事火未至已燒失脚

白接䍦

竇華酒譜白接䍦巾也

明皇孝經

玄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于國學以層樓覆之

殺青

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尋常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銅作兵

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布以作兵器注古以銅為兵按此則漢猶以銅為兵也

球

玉磬也

箏

鼓絃竹身樂也按今箏未有以竹為之者

葉子

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册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御史亦稱府

類交戟

交戟之内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

用石者防火也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後漢志

曰言從遊獵還宿殿下室中故號巖郎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横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

梐枑今官府前乂子是也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即護也近説引相如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

巵跋巵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巵行乎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為義也

盋盂

東方朔傳置守宫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為鉢則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

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

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又霍光塋起三上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絲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柏身栝

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為絲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葢始於此

蓍以七為數

諸家多言蓍以七為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總以及數

變皆無以七為祖者獨有七為少陽固在四策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為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為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總攝它數也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蓍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

風又借便故以為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鮐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作魨

湘素雜記

靖康間閩人黄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為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

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為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即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為賦按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刱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東堂桂

晉郤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在周為小寢也

含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撫倣之以為粧様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宫舊名也名起後漢

太守黄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黄遂名黄堂

七牢百牢

僖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為

一牢吳青魯餼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為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為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欵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為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今人以歌曲為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黄帝戰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皷吹

後魏永熈中諸州鎮各給皷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

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黒色為次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者此其始也

六纛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總軍衆按此即凡令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本此也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晉天福四年户部已申放兵

兜鍪為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令人用瀛海無波皆本此

方寸

徐庶母為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為心似始

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繒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為其堅韌也按此即厚帛乃始名繒其著色深也

端疋

左氏昭六年豐賈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為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即古鼓吹也古今樂録曰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劉熈釋名曰横吹麾幢皆大將所有班超為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其謂假者超未為大將止為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絹一疋

唐食貨志曰開元二年頒租庸調于天下濶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敕麪今後以三斤四兩為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

黍為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洪州石為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絫石為城明年大水淹及城半賴石為捍城以堅全石城至今尚存

頌繫

通典刑法門百六十二景帝詔頌禁注頌讀曰容容寬

不桎梏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按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也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萬言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

犬詔除名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横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按式武王式商容閭蓋如此其式也惟安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顔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也

物產有無

汶南無鸜鵒江南無狐粤無馬虎盧山人見駞以為山

精瀾州人見蠍以為主簿蟲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二百鍰也

清河

晉太和四年桓温自姑熟伐燕引舟師自清水入河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清水入河

匆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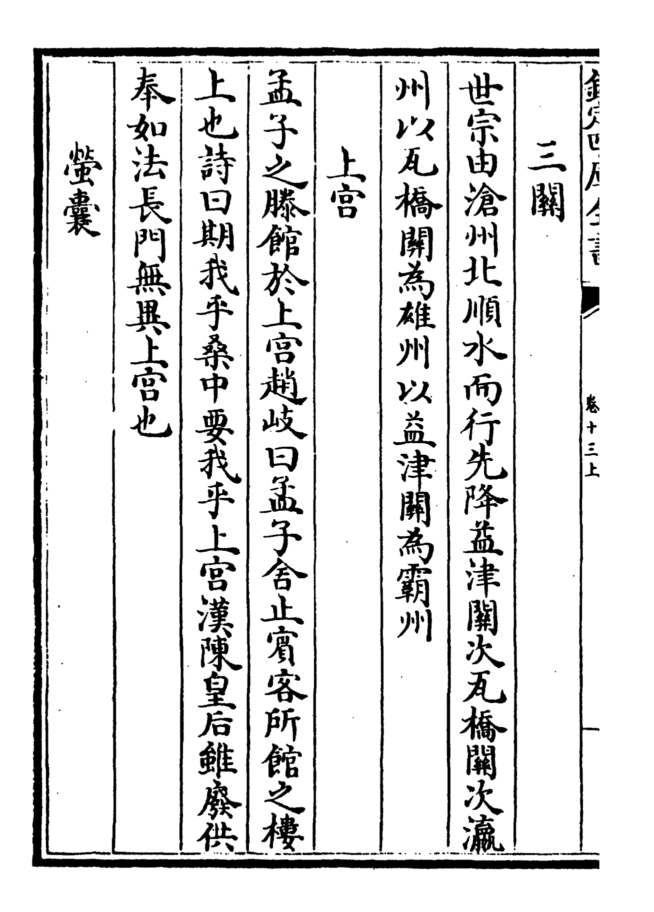
古旗有名匆匆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為匆匆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遣興曰浮生長匆匆兒小且嗚嗚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即混錯之所祖效非錯剏意也

罷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文事皆合銅魚為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



三關

世宗由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瀛州以瓦橋關為雄州以益津關為霸州

上宮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録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炧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嘗為之曰大為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葢其具體而微者耳

廚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以稱譽過客按廚傳兩事也廚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廚

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厨傳為一槩謂豐饌為厨傳非也

十金

薛宣曰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守十金以上免為庶人按漢以黄金一斤為一金十金之重者言其贓直滿十金也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有白

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窻小舫信風迴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横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華陽

後漢傳贊注梁州北拒華山之陽南距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也

魚笱

唐書王君廓傳君廓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為倒鬚者也

方書

通典御史門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竹簽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蒻竹篾簽欹危檝師趾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遶舍碧逶迤十畝閑居半是池

繫馬

戚公城楚丘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眎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為都盧緣按國語胥臣對晉文公曰侏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

上中下褚衣

南粵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音云綿裝

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閥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為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棨戟當斧鉞

漢雜事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為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言宜復舊制時不許

扁舟五湖

隗囂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

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五稷

職方氏并州宜五稷鄭玄曰黍稷麥稻菽后稷社稷皆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

丹圖

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漢高紀鐵券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

象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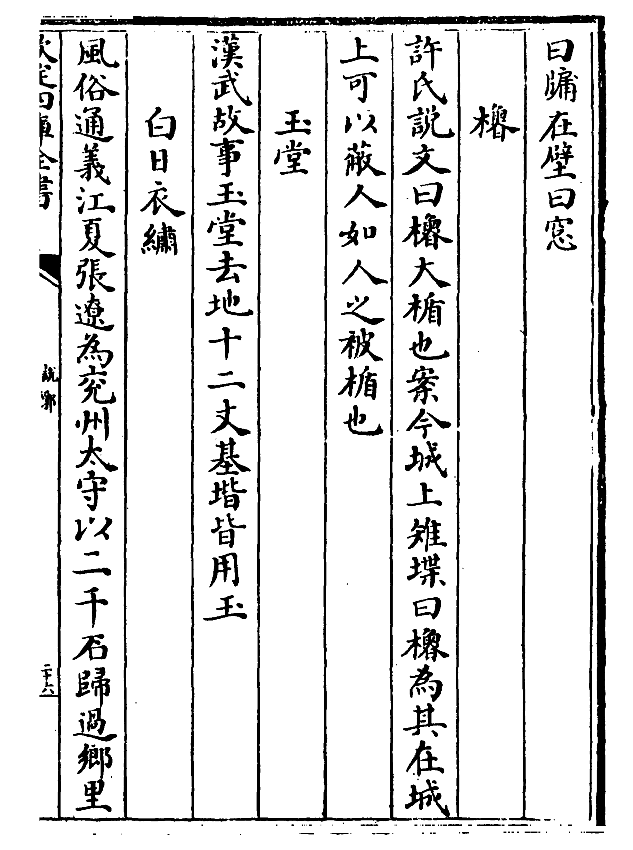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民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歟

卵翼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令人言卵翼之恩本此

窓牖

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墻



曰牖在壁曰窓

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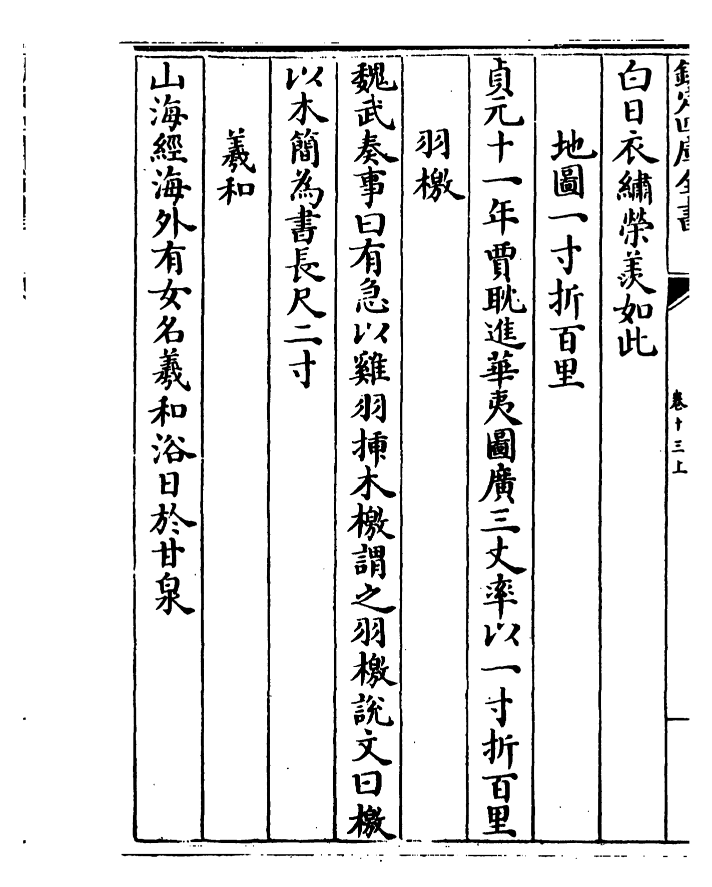
許氏說文曰櫓大楯也案今城上雉堞曰櫓為其在城上可以蔽人如人之被楯也

玉堂

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白日衣繡

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為兖州太守以二千石歸過鄉里



白日衣繡榮美如此

地圖一寸折百里

貞元十一年賈耽進華夷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里

羽檄

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

羲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羲和浴日於甘泉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縁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多言百丈也

鄣扇

諸王鄣扇不得雉尾

螭魚

螭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

金馬碧雞祠

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為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二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真也

鳳棲梨

陜州有梨樹貞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黄號鳳棲梨

碧落觀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為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

犀車

韓子國有法術賞罰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

神道碑

裴子野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道列誌自此始

墓石

南史宋張永開冢内得銅威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石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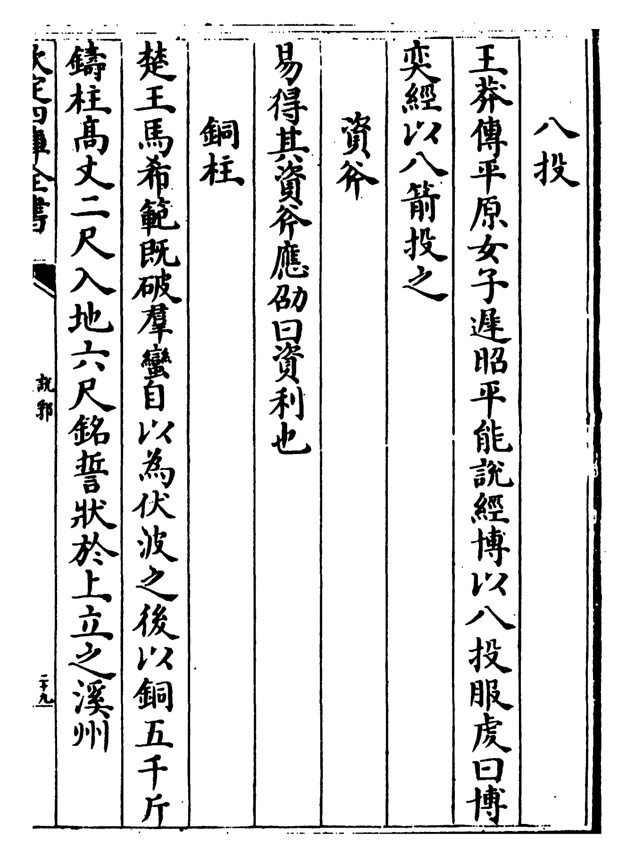
黃瓊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外命史官條上災異注云石室藏書之府

三尺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鐵券

形似半破小木甑子曲處着肚上有四孔穿縚處其文於面鐫陷金



八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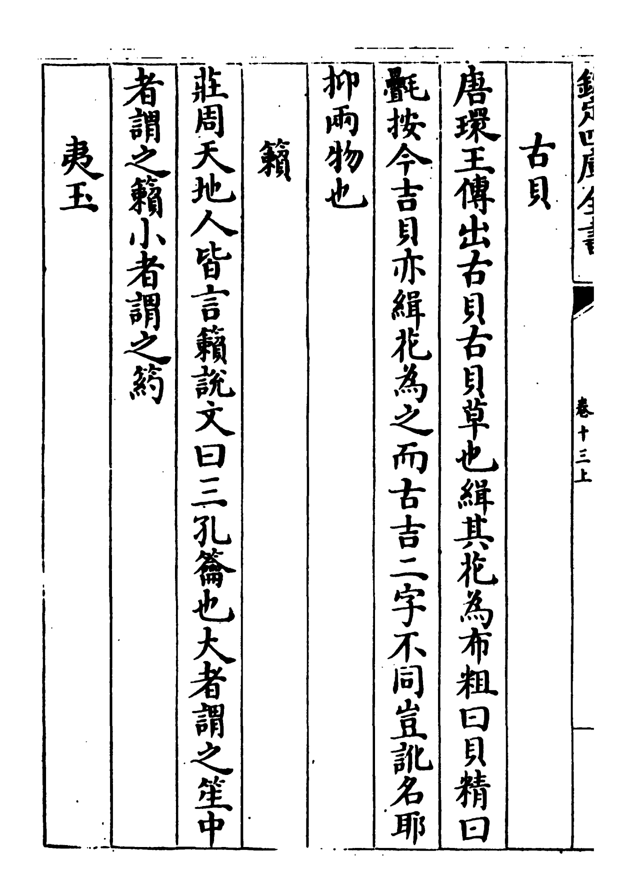
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資斧

易得其資斧應劭曰資利也

銅柱

楚王馬希範既破羣蠻自以為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古貝

唐環王傳出古貝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按今吉貝亦緝花為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耶抑兩物也

籟

莊周天地人皆言籟說文曰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中者謂之籟小者謂之箹

夷玉

說文珣玗琪皆醫無閭玉周書所謂夷玉也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為太子儀衛之先也

束帛丈端疋

玉壺清話胡旦云古義束脩謂脯十挺即為一束束帛

則卷為二端五疋表王者屈折隱淪之道

宰木拱

秦襲鄭百里奚與蹇叔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對抱者以兩大指圜合之也與拱把之桐梓同也

揖

公羊僖二年晉謀伐虢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又宣六年晉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盾北

革甲

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為甲未用鐵也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劒紫荷執笏

山玄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

繡衣使所始

史記武帝時盜羣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狄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彦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拔居顯列外以為五公為一代之盛桃李也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荆門縣記云禹錫方以即位帖職于計臺予所見帖職字此為先然未知帖是否

爊

韓文衛造徼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佗奇藥爊為黃金可餌以不死

鎰

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為一鎰

一金

公孫閈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注二十兩為一金

皷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皷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在臺儀後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瑶之用瑶誤矣爾雅釋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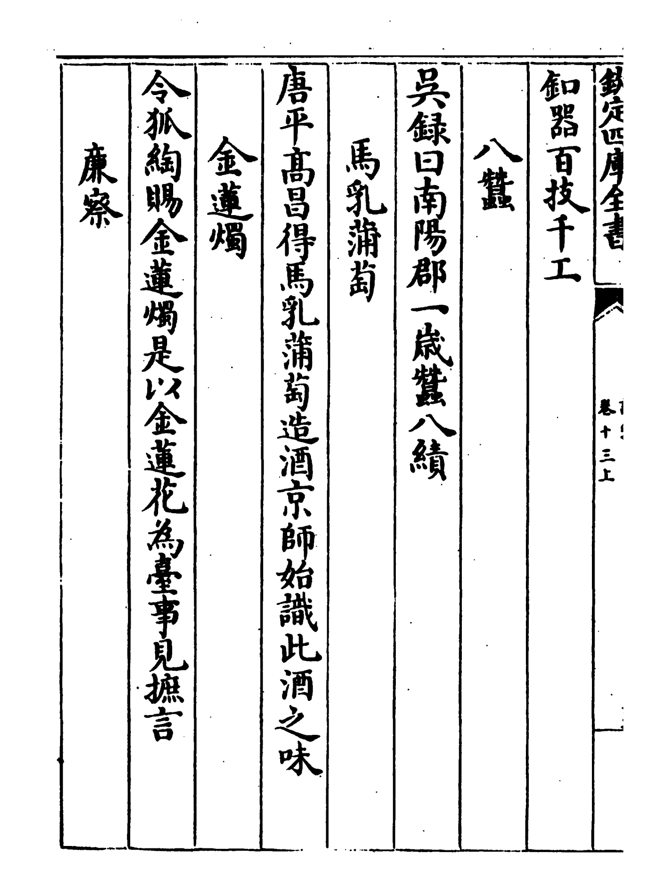
弓有緣者為弓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不當為瑶明矣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宫詩曰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甓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甓耳銅葉色黄褐色也

金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鐫



釦器百技千工

八蠶

吳録曰南陽郡一歳蠶八績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為臺事見摭言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爲察嘗疑理不相符因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顔氏曰廉字本作覝其音同乃知廉之爲察本覝字也有覘䀩之義

茅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賛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内宜無放殺之酷

平白地腸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為平白地為伊腸斷也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舊訓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通不必取孟賁爲義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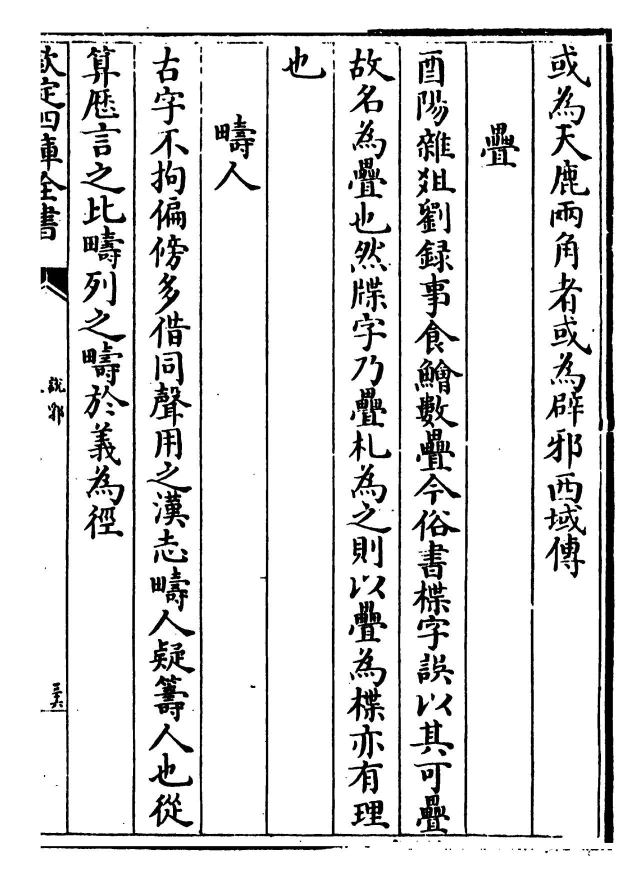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説文云青驪文如傅棊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爲説曰青麒麟驄馬

之斑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廄遂以祥麟院為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為事正以騏驎為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弋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西域傳

疊

酉陽雜俎劉録事食鱠數疊今俗書楪字誤以其可疊故名為疊也然牒字乃疊札為之則以疊為楪亦有理也

疇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從算歷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為徑

玉衣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沓拖

東坡頗有沓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沓拖揮霍翕忽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議

論

浯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琊靈門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則浯非結之所名也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為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實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為正矣

經言

漢桓寛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木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為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為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為擿長一尺為簪珥則直以魚須為象耳尤可笑也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葢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烕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襃姒烕之注烕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烕武劣反音血滅怔列

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字者矣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東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畢凌尊見於周官大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槀人注又漢瓚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

蓋鄭玄于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顔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

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繫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纔終於冬復生於春纔盡於剥旋生於復

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亾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曰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絶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説矣哀哉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盖為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

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邸一段蓋得孔子荅
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為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
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以致
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物也察其
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茍能格之

則然後知之三字為真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為得氣之本而歲寒不凋矣是也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

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坡詩不入律

黄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鄶

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絶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黄又嘗謂坡公文好駡譏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證也

漢鴆雀辨

漢黄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而師古注曰蘇説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鳻

似鳳也若夫鶡雀之鶡青色好鬬不止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誅於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于魏世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

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歴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又舍中

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狄偏閏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葠蔆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刋本之誤因而後生末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畧舉其一端如馬大年永卿著懶真子録辨王逸注楚詞以芰為蔆秦人曰薢茩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薢茩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蔆也關西謂之薢茩字音

皆又云蔆厥攈注今水中芰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薢茩蕨光注英明也即今決明也或曰薐也字從卩非從氵及至蔆蕨攈然後從淩注水中芰也則是薐與蔆其為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薐曰薢茩而為水中之蔆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蔆字交謚且誤以芵光芵明為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嶷廷試第一俄召對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嶷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為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拋黃帋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嵗女遶腰啼哭覓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

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專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嶷字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噱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

作四月葢二月則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内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葢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班氏當從斑

山谷云班氏以鬬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斑史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蓺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檃括劉禹錫問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時在澤惟種之利乃穋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

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葢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公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

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為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為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

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
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藴葢心誠之所發越萬
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
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
新尤為可耻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
牒真紀以美玄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

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為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為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摶扶摇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為贊敘

國朝宋祁著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揜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為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

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開

金粟屏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喻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平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為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勲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録仁宗朝胡宿武平一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

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又韓渥金鑾密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

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椖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荆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東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絶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證不知劉向説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

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日隨天左旋

余鄉作補亾月采篇辯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横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為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為端的惜先

儒不及引此耳故録以補其前說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為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為逸書失尤甚

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為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舜七始詠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

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字今文尚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傅會反不若班氏所載七始詠義訓胥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為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此詠施之祠樂予謂七始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題賛頌之屬如徐子儀

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是引班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書云五玉王字當為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且注列五樂之目於下即此類也因併記之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焉橫渠門繫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

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要也

歷日字所始

堯典雖曰歷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歷日字後世方言歷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新歷日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馮相氏

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又引孝經説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歷法已詳備於漢時然自漢世已謂之歷日矣寶祐元年改歷名會天深得歷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漕廨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余

後繼忝漕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僚屬咸疑詳刑字以為尚書吕刑篇告爾祥刑監于兹祥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為詳刑大夫固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為無所本也當時顔師古輩留意經學故於傳注咸通焉葢吕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攷今古文尚書吕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却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

注亦可通用也

辨餕餘不祭

禮記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合為一義而本注乃於餕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餕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别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嘗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不祭也但明

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餕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之俗儒溥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其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輿猶盡

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為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古粧鏡銘

鳳州遁迹山有闕　崖景德二年軍人楊忠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匣而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窻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闈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

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録之以補款識之一云

夷齊泰伯封謚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為潔惠侯元符三年七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吳泰伯為至德侯東方朔為智辨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詔令中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改室人為安人

政和初定令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見於大詔令令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字

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皆非是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

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為證余又哂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絶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閑爐飲酒盞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以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瓦卜

今之瓦卜葢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帝堯之

兆其象似瓦原之甖罇是用名之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漏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葭琯灰剩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歷自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為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隅坐執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

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麫字周禮所謂麷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麫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荼苦即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答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為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霸記曰

殘滅其為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遁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内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又考大戴記及家語竝無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葢當時語助晦菴辨證已摘其

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毋
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
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
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
推其元則帝典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故司馬文

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畧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近有咼科一士自鄂渚來說本州催糴甚急自杌而笞笞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督糴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甞問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繆也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劔閣隔錦官柑果姜桂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鈎今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國髙巾冠改更句格各謇喫姑固狡獪加間闗又有郊居江干堅闗扃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喫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隠俱以為公出意以文為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摇皎潔鈎髙掛玲瓏影落

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寘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為戲耳若直指為坡則寡見可笑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三下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英

說郛卷十三下

李氏刊誤　李涪　　元　陶宗儀　撰

二都不並建

予少讀歷代史每考沿習自夏殷迄于周齊未聞兩都並置東西牙處者夫殷之五遷葢建國不安之為也竟都于亳底綏四方武王克殷為周成王卜洛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自是不復都豐鎬矣更于秦漢晉魏

但處一都隋以奄宅區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創兩都為巡幸不常用都為憩息之所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是時武后殺蕭妃宄出宫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為周乃立武氏崇先廟於東都神龍初中宗反正遷崇先於西京乃以其地為太廟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復有宗廟矣爾後中宗還京復饗太廟時朝廷多事不暇議去東都權廟但闕而勿饗玄宗巡狩駐蹕復饗洛廟是時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論

及宗廟定制遂使後人皆曰兩都不疑矣夫以出征則載遷廟之主亦有所稟既言載主則郡國豈宜復有廟主耶今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則是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殺然不移以朝萬國不亦宜乎昔隋時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實非舊典遂改為京始創之日已有譏者足顯二都之設可謂不經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東都為洛州是知稽古之帝必考是非置郡罷都垂法後世貞觀四年詔發卒

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陛下頃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歸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後則襲其雕麗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昔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推中土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内也太宗遂止玄素與學達識為魏文貞推重請罷修建是也兩都置宗廟不殊侍御史顔標上議東都宗廟天寶建中兩

度賊陷東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據見在十一主並已壅于兩陛之間向來遲疑未去東都之號者葢以舊廟存焉則顏標所引原廟逑漢失禮理亦至矣旋為巨寇焚爇廟室悉成煨燼況乎城闕崩壞宮室丘墟廢之有時契于至理今請俲為藩鎮以汝洛節度為名選帥實兵以遏東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擊樹

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

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二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已率衆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卽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違舊禮將及陵闕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又何甚也

禮儀使

九卿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不更其名又春官氏主國之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禮部有郎中

員外慎選儒學達于典禮者足以咨訪大國儀範豈有闕文而代宗皇帝用顏真卿為禮儀使真卿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禮部尚書而使掌國禮奈何禮儀以使為名則何異營田租庸者乎前代所無我唐有之必為後世之譏宜亟去其名也

開府儀同三司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别開一府

得比三公皇唐用開府為散階今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為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為愧哉若以疇賞勲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為盛

宰相不合受節察防禦團練等使櫜鞬拜禮

今代節度使帶平章者凡經藩鎮節察使必具櫜鞬迎于道左未知禮出何代前史國典並無其文且國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

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景雲以後六典會要並無節度使觀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禮若宜有之則節度使降麻防禦使制下之日便合具軍容詣中書謁謝在城既無此禮外府何為行之宰相位雖崇重猶與九品抗禮今則俱是將相豈可倨受戎容予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帥都統遂有是儀何者天寶逆賊建中叛臣既陷兩京兵連淮朔此際徵集師旅又假虜騎軍戎繁雜宜以位高威震者都統而制之哥舒

翰郭子儀繼為元帥都統時諸道節使會兵討叛者必以軍禮尊之而淮朔亦不以是為讓欲使軍中稟大將軍之命也爾後元和十一年裴度提相印充淮西節度兼淮西宣慰使會諸鎮師旅十餘萬衆指揮節制憲宗悉委於度及平逋寇李愬統兵入蔡州屯兵鞠埸以待度馬首具櫜鞬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久矣愬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吏民瞻覩敬畏生焉如此可不勞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寧愬以度

兼宣慰處置使宰相專征不異都統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禮示蔡民也爾後為藩鎮兼平章事者不謂我非元帥都統唯以宰相合當節度防禦等使櫜鞬拜禮外誤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國朝大邦土有以親王或宰相遥領者則副大使知節度事始於貞觀八年以蜀王恪遥領益州都督開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中書

門下平章事節如故親王宰相遥領自此始也自後率用為常本以大使在京則一軍之權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節度使且無遥領之名亦曰副大使知節度使藩方之選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則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北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禀鐸之節制宜立其號曰都都統鐸兩

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益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為都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為辱曷不曰諸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宫予亦為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儐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拜廳予乃詰之曰曷再拜拜廳予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葢京城官署皆在大内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践履官常儐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為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儐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既事予以其有知奬而勉之

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嘗為功曹吏時李相國珏為河南尹命功曹參軍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將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壓角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為上差外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為

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於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曾參不列四科

今人之論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次愚謂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門人推重顔回及乎講則曾參侍坐是

知聖人之㫖二子莫有後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先述聖人一時列坐門人弟子耳豈是舍曾氏之大孝重宰我之言語葢不在其席故不盡舉此如太宗文皇帝使王珪品藻李靖魏徴戴胄温彦博房玄齡時則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楊師道劉洎李大亮褚遂良才識豈在温戴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徧稱將釋衆疑方今以喻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

其言立春十二月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侍中僕射官號

宓羲氏以龍名官神農氏以火黄帝以雲少昊氏以鳥

自顓頊已降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為官禼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春夏秋冬配為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為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急於惠民者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為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御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

之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内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為武士在宮門則曰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葢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宦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易之其官號曰控鶴監向五王末復唐德則控鶴亦占丞相之名也以是而言皆因權倖漸

竊相權我唐分職設官必先舊典茍踵斯弊曷範將來今請遵周故事以司徒司空為正宰相或無勲德元臣則宜暫虛其位兼置中書而不用

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

禮嫡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于西階之上鄉人儺孔子朝服立于阼階

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將同列輒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其奏請之因蓋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為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搆之初亦自聞奏相習既久致立廟須至聞奏

九寺皆為棘卿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方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近代唯大理得言棘卿下寺則否九卿皆樹棘木大理則於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於棘木之下

京尹不合避御史

京尹皇都專理任莫重焉且以刑法財賦統而兼制御史之職糺繆繩僁本為避嫌不可私謁三司愼守遂絶

經過令代京尹逢御史於路必避馬而敬之名分既乖曷為取則且秩五品不避御史比肩事主於理誠然則京尹委用之權豈輕於郎官國子博士者乎漢桓典傳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行者且止尚能記之豈漢制京尹避御史偶不載于正史耶乃知前史不書是無避馬之理必以刑賦為嫌止于不相過從而已然相值于路但以色勃而返可也

火

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座主當門生拜禮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叙既畢拜禮得申予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正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采擬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于舉子令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

皆與華族叙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

非驗

咸亨三年五月咸陽公主薨于房州公主高宗同母妹也初適杜荷貞觀中坐太子承乾事伏誅公主再行于薛瓘將成婚禮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同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馬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也太宗從之而後瓘為房剌公主隨焉偕沒於任雙柩而還蘇冕書之曰卜驗矣余曰違禮而行

亂也雙柩而還常也若云卜驗則是禮可廢而卜可遵豈曰守正依經之道哉

封爵

周制五等爵以封諸侯以其有功加地進律以是所封之國固定非處一方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所以噂庸進爵有違王度竊以蕭何封酇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酇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國朝房玄齡封梁公房之得姓不在於梁杜如晦封萊公杜之得

姓不在於萊古典悉然不可悉數其誤也始于辛蜀之

年中書主者不閑舊制故也

祈雨

庚子歲夏旱禾黍不逾尺京城米粟日增其價一日達

彼九重天子下詔宰臣禱祀所宜承命不過一二日虔

誠于郊廟乃下太常擇日太卜署狀宜用來月六日癸

亥至是旱苗悉為枯荄矣

發救兵

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兩日發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帥問其來由命軍師曰為擇一日以遂其請翌日師復命曰以後日戊午吉及乎師至軍壘已陷

進獻奇零

戊戌歲閱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國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多曷不曰三千兩奇零微鮮無異償債豈臣子之禮哉

起居

今代謁見尊崇皆謹祗候起居起居者動止理固不乖近者復云謹祗候起居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曾不經心

嘉禮

吉凶賓軍嘉是為五禮婚姻屬之嘉嘉者善也今代每言婚姻則曰佳期者美也婚姻之重所宜依經若用為佳實傷古義

鵞

夫展禮之夕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鵞鵞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鵞矣何以鴈為是以雁為使代鵞為禮鴈為長除帳反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拜客

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即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覿婦容豈其宜哉

拜四

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嫜其拜必四予輒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因為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答之則又再拜即

其事也士林威儀豈可做諸下俚耶謁拜姑嫜宜修典故再申抻地（周禮婦拜抻地）拜儀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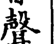
婦謁姑不宜表以絹囊

投刺始于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上謁暴勝之上謁如今之投刺也爾後凡言謁見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于婦人即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敬其有違舅姑在于他國者因節序推遷亦以名紙遠申參奉之儀近代皆以絹囊緘之有同尺題重封也至於婦來面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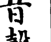








舅姑合申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之卑敬有乖所宜削去

樂論

貞觀十七年太宗文皇帝與太常少卿祖孝孫論樂太宗曰治政善惡豈此之因御史大夫杜淹曰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為伴侶行路難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自於樂帝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

在人非因樂也今玉樹伴侶其聲具存今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予曰聖君有所未悟耳禮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斯曲者陳隋二主之所作也二主荒淫自娛不知將亡之音形於曲折矣是知休徵咎徵皆見其兆豈止于歌樂也哉如文皇君人之道與舜禹比隆者幼欣欣然得其所也雖聞桑間濮上如聞韶頀之音何後庭花伴侶行能感其心哉哀也樂也繫于時君詩不云乎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謂也

釋怪

李商隱為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正覺吾師吾師夫老子生于周為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于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

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為取信孔宣父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之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為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論伊尹曰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論仲尼則曰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乃所願學史
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爾來一千祀歷諸百王行
其道者夷夏寧違其教者君臣亂竺乾者經史無聞佛
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傅毅對
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將師竺乾出于何典近
世尚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冠所著
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奬善

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為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目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

昭穆

按禮記昭明也穆美也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至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為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為晉氏之諱而行於我唐哉今請復為昭穆

洛隨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故今洛字有水有佳隋字有走無走夫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隨兩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佳書走

僅甥傍繆廐薦

近歲精用文字者反以僅為遠近之近僅者纔也纔以

身免纔得中算爾雅云謂我舅者曰甥近者皆去男空
書生字不原聖人之旨徒欲異于經文旁者旁求諸野
旁求儒雅皆是本字近日皆以旁為傍始傳胥生近逼
文史繆者名與實爽曰繆又繩愆糺繆又如織絍紕繆
近者凡書繆字悉皆從言遂使紕繆廢而不用又五十
年來馬廄字皆書廐字廄字從殳既字從旡經史中且
無此廐字殳者戈戟之類馬亦武事故曰廄庫是以廄
字從殳若從旡即失武事之義薦字經史並從廾不單

書鷹之鷹音猘豸此而不悟曷曰文人

奉陵

奉陵内官内人固有舊制某自省事六十年來常見報狀云内官某以某過奉陵内人亦時有之伏見士大夫每選兒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事生尚擇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且禮云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自衣服飲食此無敢視父母所愛聖人垂教誠可企及今以罰過配陵寔乖嚴奉之禮其奉陵内官伏請

遵行舊制不用有過之人

宰相合與百官抗禮

宰相權重位尊夷夏瞻敬然與九品抗禮古之謂會昌已前不易斯制咸通已後每謁見丞相必先言中外申拜首乃盡具臣之儀韋庶人保衡為相既曰外進且非公望當時崇秩宿德競造其門接跡排肩皆被傲然當其拜禮韋於中書命酒執爵揖讓之際師保尚書一時下拜自後羣官謁相府罕有不言中外曲申卑敬者昔

汲黯不拜大將軍有揖容為重豈不信哉

切韻

自周隨巳降師資道廢既號傳授遂憑精音切韻始於後魏校書令李啓撰聲韻十卷又夏矦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巳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巳後乃為要切之

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誠未得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濶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定否臧音匪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為行于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很戾之很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

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恐字恨字俱去聲令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又舊書曰嘉謀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載沉載浮法言曰載沉載浮伏予反夫吳民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禀氣特正予嘗以其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杕杜篇云有杕之杜其葉湑

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小雅大東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不切聲律足為驗矣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詩頌以聲韻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别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重輕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其間乖舛既多載述難盡申之後序尚愧周詳

祭物先

禮云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尚崇佛氏謂之衆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

弔者跪

夫為弔者主人當踴弔者跪以手承主人而發弔詞其有主人官高弔者位卑不敢手及尊者但跪而起起而致詞禮也今代不循其義皆先一拜謂之跪禮至有輕

服主人無踴客亦先申一拜豈曰經心於展禮乎

短啓短疏

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于隱藏前進士崔旭累世藏鍾王書即有羲之啓事一帖折紙尚存葢事出一時沿習不改我唐賢儒接武壊法必修晉宋權機焉可行於聖代今啓事弔疏皆同當代

書題削去短封以絶外謬

七曜歴

賈相國躭撰日月五星行歴推擇吉凶無不差繆夫日星行度遲速不常謹按長歴太陽與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賈公言一星直一日則是唐堯聖歴甘氏星經皆無凖憑何所取則是知賈公之作過于率爾復有溺於陰陽曲言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常度所言既有遲速焉可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賈公好奇而不悟其

怪妄也遂致高駢慕一公之作誑惑愚淺往往神之

廏焚

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云重人而賤畜也其下曰不問馬是門弟子歎重夫子之言或有論者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且焚廏退朝而問曰傷人乎又問傷馬乎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唯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又傷人乎即是問之之辭

臘日非節

夫節者因天地四時也而為之節非人事推移而能變之禮云臘也歲十二月臘得禽獸為祭百神以相其功夫火德之君以午祖戌臘土德之君以丑祖辰臘各繫五運盛衰推而用之非稟天地四時是知臘月為節則乖本義今代凡造作百物必取臘日欲其無壞腐之弊也但取臘月中合作自無朽蠹若須臘日豈謂達于事耶

繕完葺牆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壞客館之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完葺牆以待賔客若皆毁之何以供命予謂垣壞葺之而已今云繕牆豈古人於文理如此不達耶所疑字誤遂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宇葺牆以待賔客此則本書宇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比況上文云高其閈閎厚其垣牆又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館宮室如此足以待賔客

豈徒葺牆而可以崇大諸侯之館哉

論醫

夫醫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非天受其性則因積學㸃致然始或著能未而寡效論者以始能命通也末繆數窮也予曰不然其初屢中喜於積財記憶末衰診理方銳及其久也筋力已疲志怠心勞獲效遂鮮則始能末繆於斯見矣若以數之通塞豈曰知理哉

舅姑服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素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素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子在家以父為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為舅姑不服齊衰三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謹按大唐

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葢以婦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爲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而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歳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伏以開元禮玄宗所修上纂

累聖旁求禮經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秘府垂之無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率土之內固宜遵行有違斯文命曰敗法亂紀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茗之論可謂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杖周議

準禮父在為母為所生母父為嫡子夫為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為兄弟杖者自亂離以後武臣為兄弟始行杖

周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繆誤也予乾寧三年九月行弔於名士之家覩其弟為兄杖門人知舊無有言其乖禮者賓慮日久寖以為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於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祭節拜戟

禮曰君有賜則拜而受之賜莫重於九錫衣服朱戶納陛乘輿樂縣虎賁弓矢鈇鉞秬鬯徧詳禮文未有拜衣服虎賁者也是物也故不宜拜若拜朱戶渠門宜謂之

神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即古之諸侯也在地則施于衙門雖罷守藩閫有爵位崇高亦許列於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君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於禮

客卿

按史記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為客卿乃得陳王霸之道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爾後辯說絕但不復容卿耳自中和已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始則索客之徒時有斯號近者名人朝士不免繼之訛繆相承莫不因此恐誤來者故書之以示兒孫

參謀

秦漢之職在賓幕中籌畫戎機非多學深識者莫居是

選自亂離已後每居藩翰必以陰陽伎術者處之仍居將校之末宜重而輕誠可惜也設有文人仗節統戎舉辟名士宜于管記支使之間以正其名不亦善乎

孔氏雜說　孔平仲

以名為字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為字

三世用之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顔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或諱或不諱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字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作諱辯

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强不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

古文字通稱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著是也北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是也堯典亦可謂

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匄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匄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匄諸宮人注匄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舄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

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止比君德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

稱平與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玭與兄承恩人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大人

父命得為敕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疏受對疏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後漢范滂就獄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

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
傳援釃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萬壽
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
前漢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黄霸傳郡國上計長史一
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劒
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卬令日
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
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笑咏謝鯤言端拱廟堂

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嘗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射策對策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

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可憑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㚟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陵㚟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

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耳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夭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達可比衛玠而季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

可憑也

佛氏

佛果何如以捨身為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為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塘以持誦為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域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人諸君子甚好于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

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傳奕謂佛入中國孅兒丐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為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即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其盛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為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

浮屠寺作黄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

罽賔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

之屬皆故塞種塞先得反捐毒即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

注浮屠即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

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按後漢

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濕暑熱

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留落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流謂遲留落謂墮落據出處流字合作留

得太上皇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他官切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古人名字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産謂之子美出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黄公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黄公陶潜作聖賢羣輔録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揚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撲嚴君平名尊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

列子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羃帷

齊隋婦人施羃羅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

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載咸亨中

勑云多著帷帽遂弃冪䍦曽不乘車别坐檐子

稱謂可通用

謂人為明公閤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

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

亦可謂之仁公温嶠書與陶侃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

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

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

稱賢宰

巾箱五經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常手自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更點擊鐘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八人常擊編鐘

用仰字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文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累重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阿誰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日子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

功夫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太極已前功夫尚大也

停待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日許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顔録詠短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抽替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斃帝思見之遂為抽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五夜

前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

報時是巳漢官儀黄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課馬

俗呼牝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歳課駒犢

太夫人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

不為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葢如是耳

說郛卷十三下